第一百二十五章 明家悲情的背後

書名:《慶餘年》 作者:貓膩 字體:+大中小-

許多年來,明家一直在江南一帶繁衍生息,經由前後數十年幾代主人的小心經營,大膽開拓,終於成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族之一。而在後來攀上了長公主的關係,搖身一變成為內庫皇商之後,借助內庫貨物所帶來源源不斷的銀兩灌注,明家的手足伸的更遠更深,不僅僅在蘇杭兩州擁有無數產業,直接控製著大量的船舶、車行和商鋪,而且家族成員間接也控製著許多雖不起眼,卻深深與江南百姓息息相關的生意。

比如糧油,膳食,青樓,甚至有人說過一句話,江南人隻要一開門,就必定會和明家的產業打交道。

這樣一個龐大的家族,族內的派係本身就異常複雜,但最高的掌權部分,依然是明氏本家的兩房六子,其餘的偏遠一些的房,隻是負責打理中下層的生意而已。

由於深深明白家族內部分裂的危害性,所以明老太君當年在獨掌明家大權之後,所做的第一個安排就是,除了長房明青達一支之外,所有的另外五位明家子弟,隻有分紅之權,對於明家龐大的產業卻沒有任何安排與建議的權力,嚴禁他們參與到家族生意之中。

這個安排毫無疑問是明智的,至少用這種強力手段保證了明氏家族表麵上的團結與良好的合作,沒有產生如同別的家族一般同樣的問題,家族內部至今還算統一對外。

但是。雖然不能參與到家族生意,那其餘五位爺年年坐收家裏發來地大筆紅利,也不可能把這麽多銀子捂在被子 裏生小銀雞兒,總要拿到外圍去投資,自然也在江南做了不少的生意。

明家就是用這種辦法,一步步將手伸的更長更細,因為這幾房的生意,最後依然是要攀附在明家的大枝上,如果 明家倒了,那五位爺們兒的生意也會出大問題。所以他們必然會用自己手中的實力為長房保駕護航。

所以在範閑的眼中,這些名義上並不屬於明氏公中的生意...依然姓明,很自然的,監察院開始一視同仁地騷擾這 些生意。

這下,那五位爺們可就有些挺不住了,心想家裏地好處自己沒有得多少,自己還得被牽連著,生意越做越難。這 可怎麽辦?

. . .

"睜開你的狗眼看看,在你麵前的是四爺!"

明家四爺乃是姨娘所生。在家中的地位本就不高,所以一直以來都隻喜歡遛鳥為樂,免得得罪老太君和大哥,每 年靠自己得的年例銀子,做了些生意,開了一個蔬果商行。做做公中手指捏漏的生意,日子過的自然也是順心無比。

但最近他卻無論如何也順心不起來,商行天天在查,生意稍顯頹落,雖然並沒有太嚴重的結果,可是那種不好地趨勢卻是清清楚楚。往常在自己麵前點頭嗬腰的官員們,也很少肯和自己喝茶。

他明白,是監察院被那些官員嚇住了。

但是怎麽也輪不到麵前這人來撩拔自己,明四爺略顯蒼白地臉上閃過一絲獰色,一巴掌扇了過去。扇得麵前那個 南蠻子原地轉了三圈,臉上驟現一個紅掌印。唇邊流出一絲血水。

明四爺是蘇州城裏最大的蔬果販子,看著不起眼,卻壟斷了江南三成成的瓜果生意,包括對宮中的進項事宜,也是由他一手打理,稱他一聲瓜王,是沒有什麽問題的。而且他仗著明家的聲勢,自立行會,從全盤上打理著整個江南地瓜果市場,這麽些年來,都不曾有過什麽強力的人物,敢到他的田裏摘些瓜果來吃。

但這幾日,卻忽然從嶺南來了一位商人,跳過了明家與熊家之間的協議,不經明四爺的手,直接將瓜果販到了蘇州。

嶺南天熱果美,隻要解決了長途運輸的問題,自然大有可圖。如果那位商人懂得規矩,來蘇州後就先拜一拜明四

爺,或許明四爺也會點點頭,給他一些份額去做,誰知道這位商人不知道是不懂規矩,還是有什麽可以憑恃地地方, 竟是仗著自己手中的貨多價廉,硬生生將蘇州乃至江南的瓜價,在十日之內打低了兩成,這位商人的生意也迅速擴張 了起來。

明四爺滿臉陰笑盯著被自己一耳光打倒在地的嶺南商人,嘿嘿笑道:"現在是誰都欺到我明家頭上了?一個區區南 蠻子,你哪裏來地膽子?"

其實他心裏清楚,當自家生意開始被監察院打壓,不論監察院真能起到多少作用,但這種風聲一旦傳開,趨勢一成,無數往年被自家壓著的商人勢力,都會開始蠢蠢欲動,想借著明家焦頭爛額之際,來趁機獲取一些好處。

但是...明四爺拿節欽差沒有任何法子,怕都來不及,但怎麽會放著一個南蠻子在自己地地盤上搞三搞四!

"用棍棒教育一下。"明四爺望著地上哭泣求饒的嶺南瓜商,唇角閃過一絲鄙夷之意。

話音一落,院中慘叫之聲再起,明四爺的手下拿著木棍狠狠地向那名嶺南瓜商身上砸去,打的砰砰作響,那可憐商人的骨頭都不知道被打斷了多少根,慘叫之聲漸低,整個人深身是血,被打昏了過去。

旁邊的心腹賬房看著這血腥場麵,

心頭一顫,湊了過去說道:"四爺,這人...應該是熊家的人。"

"我知道。"明四爺厲聲說道:"熊百齡這個老王八,想用這個瓜商來試探一下,我不打回去,他還真以為我明家可欺。"

帳房先生苦笑說道:"四爺。這時節,可不能給家裏惹麻煩。"

明四爺想到一椿事情,神色一黯,說道:"老太君已經開始懷疑我了,我這時候不表現地衝動一些,怎麽辦?"

帳房先生也是心頭湧起無數複雜的情緒,根本不知道該怎麽說話。

明四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,望著地麵上那名渾身是血的嶺南商人,陰聲說道:"不是不讓你做生意,但做生意不是 欺負人。你可不能欺負我。"

那名嶺南商人已經醒了過來,聽著這話,嚇得不淺,趕緊拚命點頭。

"交一萬兩銀子,同時把價調回來,咱們公平競爭。"明四爺嘿嘿一笑,笑聲裏無比陰厲,"你不欺負我。我自然也不會欺負你。"

整治完這人後,明四爺喊人把那商人叉了出去。望著地板上的血漬,呸了一口唾沫,咬牙罵道:"範閑欺負我,我 沒輒,你熊家又是***哪根蔥?"

回到屋內,明四爺洗淨了雙手。卷起袖子,從廊邊取下鳥籠,開始逗弄起來,隻是嘴裏吹著哨子,眼神卻有些飄 離。

帳房先生畏畏縮縮跟在他的身後,低聲說道:"四爺。您是說...和夏棲飛見麵的事情,被老太君知道了?"

明四爺身子一僵,忽然大怒罵道:"還不是你出的餿主意!說什麽腳踏兩隻船,明老七大難不死,必有後福。又有 欽差撐腰,公中的產業總要被他奪回去...要老子和他見麵。搶先說上話!***,第二天就被老太君叫去訓了一頓,差點 兒沒活著出來!"

他氣惱無比,好不容易才平伏了胸中情緒,冷冷說道:"監察院最近正在針對咱家,今天我不凶殘些,老太君和大 哥會怎麽看我?"

帳房先生被東家罵地大氣不敢出,哭喪著臉說道:"可是夏當家的那日要與您見麵,您不見也是不成的,四爺...您 真地不想聽夏當家那番話?"

"七弟啊七弟..."明四爺想到那個突然冒出來的弟弟,感覺很有些奇怪,關於夏棲飛母子被明老太君陰害一事,他 也隻是偶有耳聞,自己與母親卻是幹幹淨淨,所以並不像長房一樣害怕對方,一想到那日夏棲飛傳達的欽差的話語, 他眼中的神芒一閃即逝,無奈歎息道:"我怕欽差大人,但我更怕老太君...而且明家畢竟如今是咱們明家的人地明家, 真要聽你的話與夏棲飛聯手,有那樣一位可怕地欽差在後麵看著,明家就會...變成朝廷的明家。"

明四爺慘慘一笑說道:"不管長房再如何霸道,但畢竟大家兄弟這麽多年,我終究還是姓明的。"

帳房先生不敢再進勸。

. . .

明四爺正式拒絕了範閑經由夏棲飛遞過來的好意,於是華園方麵的反應也極快地到達了他在蘇州南城所購買的大宅。

蘇州府衙役推門而入,在虎視眈眈地明家打手注視下,顫顫抖抖地來到堂家,取出告票,要求明四爺隨己等回蘇 州府聽審。

"聽審?"明四爺渾沒料到自己也要被人抓去審問的那日,對那名衙役厲聲喝道:"我看你是不是糊塗了?何人告我?告我何事?"

那名衙役也是身非得已,不然一般情況下,哪裏敢來得罪明家正牌四爺?平時都恨不得跪在地上去舔對方的靴子...這位衙役苦笑著,向明四爺遞了個眼神,示意後麵有人,又壓低聲音哀求道:"是一名嶺南商人,告明家四老爺欺行霸市,傷人,並縱下行凶。"

明四爺一愣,眉頭皺了起來,他是沒有想到那名嶺南商人居然敢去告自己,更沒有想到蘇州府居然會接了這個案子...已經很多年了,明家在江南是那樣的特殊,蘇州府和自家的關係如此親密,怎麽會收了那名嶺南商人的狀書?雖然最近監察院最近在堵玩明家,但是監察院最大地問題就是不能幹涉地方政務,也不能直接幹涉民事,這等刑名官司,監察院無法領頭來做,所以他先前縱奴行凶之時,並沒有太多的擔心。

但是蘇州府居然真地派人來了!

他的眼光越過那名衙役的腦袋。看到幾名官差地後方站著一名麵容十分陌生的朝廷官員,看官服品秩不高,而且不像是朝官係統地服飾。他的眼睛眯了起來,猜到了對方的身份原來從嶺南商人進院開始,所有的這一切都有監察院的官員盯著,難怪對方地反應會如此之快!

明四爺眼皮子一跳,知道自己算錯了一件事情,雖然監察院不可能直接審問自己,卻可以盯著蘇州府做事,如果蘇州府真的對自己不理不問...隻怕監察院便會去捉蘇州府的官員回去問話了。有這樣強大的威懾力在此,難怪蘇州府今天敢來拿自己。

他冷笑一聲,望著那名衙役說道:"我便是不去又如何?"

那名衙役急得快要哭了出來,

哀求道: "四爺好歹給知州大人一個麵子。"

明家的下人們都鼓噪了起來,手拿木棍將衙役們圍在當中,冷冷的目光可是有意無意地盯著人群最後的那名監察 院官員。

那名監察院四處官員微笑說道:"幾位官差大哥,你們到底準備怎麽做呢?這裏好像有人...準備造反了。"

毆打官差,不聽朝廷之令。和造反有什麽區別?

蘇州府官差聽著這話,知道今天這人是必須要抓回去了。不然地話,知州大人都無法向監察院交差,那名嶺南商人的慘狀,公堂之上已經有人看見,而且此時華園也來了人,正在公堂對麵地茶鋪裏喝茶。所有的一舉一動都不可能 瞞過欽差大人的雙眼。

官差將心一橫,望著明四爺說道:"四爺,請!"

他用眼光不停地向對方示意著,讓對方明白,今時不同往日,該服軟的時候先服軟。至於被拿入蘇州府後,事情 自然還有轉還之機。

明四爺微微低頭,沉吟許久,強行壓下心頭的怒氣,也清楚今天的局麵是怎麽回事。點了點頭。

那名官差大鬆了一口氣,歎息說道:"四爺可憐小地。"

那名年輕的監察院四處官員在後方冷笑看著這一幕。

帳房先生湊到了明四爺的身邊。擔憂說道:"四爺,怎麽辦?"

明四爺陰笑一聲,將手中的鳥籠砸在了地上,砸的鳥籠崩裂,鳥羽亂飛,鳥血四濺…他冷冷笑道:"去便去罷,這麼些年,隻在蘇州府後園喝過茶,卻沒有機緣瞧瞧蘇州大獄的真實模樣,今兒就去開開眼。"

他又壓低聲音,急促說道:"馬上傳消息回明園,讓大哥把我保出去...不要擔心,老太君會因為這件事情更相信我 地。"

交待完事情之後,明家四爺就這樣在人生當中,第一次被官差請回了蘇州府的大牢。

"看來四弟...沒有別的意思。"消息傳回明園之後,明青達一方麵派人去打通渠道,自己去走入了母親所居的清靜小院,向那位枯坐於椅的老太君稟告道:"我這就去把他接回來,雖然傷了一個嶺南商人,蘇州府迫於監察院地壓力索他回府,但事情畢竟不大,應該沒有什麽後患,小範大人也沒辦法用這件事情咬死四弟。"

椅上的明老太君卻陷入沉默之中,老而深陷地雙眼閉著,似乎在思考什麽問題,始終沒有回答明青達的話。

明青達略感覺奇怪,片刻後便湧起一股寒意。

明老太君緩緩睜開有些無神的雙眼,說道:"明家已然風雨飄搖,老四先是與夏棲飛暗中見麵,是為不忠,後又妄 行妄為,害得家裏要為他擔心,是為不孝,如此不忠不孝之徒,保他作甚?"

明青達默然之後複又悲然,明家對範閑咄咄逼人的攻勢,所采取的即定方針就是以退為進,玩弄悲情,所以他才會在內庫上一跪,事後一病…如今監察院威逼極猛,明家顫顫巍巍,看上去確實極為可憐,而明老太君的意思…似乎是準備在自家的傷口上,再劃拉開一道更深的血口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氣,平穩說道:"如今局麵還在掌握之中,小範大人也隻能走外圍,拿不住咱們的真正把柄,這時候 用不著犧牲那麽大...他畢竟也是明家的血脈。"

明老太君冷漠無情看了他一眼,說道:"欽差大人會逼的越來越狠,我們終究是需要犧牲一個拿得出的人物,來換 取江南百姓的同情,天下士紳的傾向,如今老四被拿入獄,這豈不是最好的機會?如果讓人們知道,欽差大人為索銀 財,硬生生逼死了明家一位老爺,朝廷會震驚,我們會獲得很多好處和時間...這筆買賣是劃算的。"

明青達麵色不變,想了片刻之後說道:"都依母親的意思。"

他心裏清楚,四弟畢竟是姨太太的兒子,在母親的眼中,都是屬於可有可無的人物。

明老太君望著他冷冷說道:"家裏流水差成這樣嗎?為什麽最近你時常要向招商調銀?"

明青達心頭冷笑著,心想太平錢莊的印鑒一直都在您的手上,我如果要把明家真正地拿在手中,不想些別的門路,如何做得?心裏是這般想的,嘴上卻溫和無比地解釋了幾句。

明老太君點了點頭,最後緩緩說道:"隻是老四,隻怕還不足以讓天下人的心思都倒向咱們明家...青達,你要做好 準備,也許明家家主的位置,你要被迫讓出來,如此才能讓天下人察覺到我們明家的慘狀。"

明青達微愕,深深鞠躬,退出院去。

在院外,他與一直等著自己的兒子明蘭石微笑說道:"聽見沒有?我就說過...她最疼的,隻有你六叔。"

上一章 回目錄 下一章